

13

V
B620.78
C46.1

陳太史昭代經濟言卷之十三

思皇周應選

南海秋濤陳子壯輯 浙汜仲因陳鼎新叅訂

天虞金階升

海

瑞

字汝賢廣東瓊山人隆慶時仕至應天巡撫贈太子少保謚忠介公

8

直言天下第一事

全文有性栗清剛之氣不為事敗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

肅皇帝卓絕千古此疏行矣

所不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爲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隔絕，主上不聞者，無足言矣。過爲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反求眩瞽，莫知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厚恩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爲悅諛，不暇過計，謹披瀝肝膽，爲

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于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頗柔慈，恕恭儉，能有愛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政之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于

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

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爲之。卽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箴敬一以養心。定憲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所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

人所難言

盡以治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賢君焉。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節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于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茲熾。自陛下登極。

亦人所難言

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罄，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語詩云：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

棐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興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陛下欺

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有言責。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陛下之心惑也。過于苛斷。是陛下之情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賤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亂政。

事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是已。拒諫執。

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跡。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

陷陛下誤終不釋。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以一二事形迹。旣爲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闕于君道之不正。臣請再爲陛下開之。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

足破大惑

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於人而爲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爲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伏犧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

千古解惑
至言大足
多述大足
解頤

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以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也。宋真宗獲天書于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由人工搗以成者也。茲無因而至。桃藥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玄修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玄修

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既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女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卽近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管爲貪竊。今爲逆虜。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以有守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

無用于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前而已。諸臣寧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俟日見稱于人者。亦鹿廟山林交戰熱中。鵲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乎玄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

衛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衍焉。可以成
得志于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陛下誠知玄修無
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安。治與不治。
由之。翻然悟悔。日視朝政。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
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
文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
皐陶伊傅之列。相爲後先。明良喜起。都兪吁咈。內之
臣官。官妾外之光祿寺厨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

俸舉。凡無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內厨。內庫下之戶
工部諸廠段絹糧料諸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于
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爲。陛下言
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節省間
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
用。民有益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爲之。官有
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職守
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爲是。

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充召募驅縉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諸廢具舉百弊剗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

下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于陛下

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道糾舉肅清

之于其間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于

求賢逸于任人如天運手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

恭已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

物熙洽薰爲太和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

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

似講道學
實非道學

施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望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鑒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夫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爲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張棟

8

陳邊事

全指陳利弊詳悉洵有心國事者

題爲邊事懷憂效忠無策縷陳愚款以冀一得事伏
念臣棟謏淺無似荷蒙皇上拔置兵垣則邊疆之
事臣旣以身任之矣頃因人乏承遣閱視則邊疆
之事臣又以身親歷之矣一時閱視諸臣率皆借箸
持籌以還報而臣獨未敢置一言者蓋深有見於邊
事之難言也無過戰守和三端而已言戰則兵何在

乎。馬何在乎。可徒手而搏否乎。言守則恃有險乎。恃有人乎。可堅壁而待否乎。言和則和且二十年餘矣。和之害至今日而彰彰較著矣。臣故不忍不言。而猶不敢輕言。卽不敢輕言而終不忍不言。願縵縵於皇上之前。臣欲晉請罷和。先後諸臣之請罷和者屢矣。和竟不可罷何也。當事之臣懼皇上也。懼言者也。皇上聖明神武。照臨在上。懼之也。宜何懼於言者。則有說焉。和之議始自嘉靖中。而成於先

帝末年。已二十餘年於此。封疆之吏咸借此爲躋崇躡要之階。廟堂之上。若恃此爲久安長治之計。戰守機宜。棄置不修。陵夷至今。而廢弛已極。一旦罷和。虜狼如狼。必張吻而入。屠城戮地。萬萬所在不免。言者不羣起而歸咎之乎。當事者之持不肯罷。臣故知其非得已也。但臣伏枕而思。心血已竭。如能苟且目前。養寇禍國。而不與其憂。則和可無罷。誠念及於他日之禍。當必有按劍而起。不俟崇朝者。蓋嘗脩查

和幸處
表耳

和之始議。謂當假此羈縻。姑緩其入犯。一年不犯。則
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兩年之實效。但得三
五年寧靜。而常勝之機在我矣。今奚啻三五年耶。而
常勝之機何在。爲今日計。必曰虜強我弱。未可輕罷。
自今伊始。務力修我備。真足以制其死命。而後和可
罷也。嗟嗟。此卽始議云耳。人情不激。則不奮。不懼。則
不思。不逼危亡。則不能輕死。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
置之亡地。而後存。儻欲借和以修備。必文武將吏下

至。廝養刑餘。無一人非忠臣義士。而後可。不然。一念
偷安。勇者可餒。一人易心。舉者可墜。今日以與明日。
明日復與明日。更二十年。其禍不知又當何如也。故
和。在。今。日。欲。罷。則。罷。愈。後。時。愈。不。可。罷。矣。和。罷。於。今。
日。其。禍。必。慘。今。日。不。罷。而。俟。他。日。其。禍。且。有。不。忍。言
者矣。此何待智者。後見邪。臣是以欲晉請罷和。而臣
又知其言之必不售也。無已。則願議啓邊之令。願議
損軍之令。以爲和助可乎。我旣與虜和。而邊將倖功。

邊氓貪利。鬻自我。是誠啓邊也。若虜入搶掠而我殺之。安得謂之啓邊。惟二十年來。兢兢然恐壞和議。以故虜殺我則無禁。我殺虜則有禁。虜且窺見我意。恣情狂逞。一人卽搶一搶。卽盡沿邊軍袖手不敢與敵。間有操守等官。稍爲白眼。虜復揶揄之曰。爾能抗我。我能中爾以罪。遂皆相顧披靡。而任其狂逞。若奉驕子。可憫也。亦可恨也。願自今破此令。無論邊將無論邊氓。有敢殺虜者。虜至聽其剗刃。卽盜馬劫帳。亦可無窮。虜或責我渝盟。我獨不可妄對。如彼所謂稍帶人口。所謂誤殺漢人乎。虜入犯我。我不責其渝盟。而我欲渝盟。則恐自失信義。臣之所未解也。虜之入犯而不能收歛。不能堵截。因被殺戮。是誠損軍也。若與對敵而致有陣亡。安得謂之損軍。惟二十年來。第幸邊疆無事。以故虜之入犯。利於隱而不利於報。利於縱敵而不利於交鋒。急卽剗軍以媚之。而未敢有一人彎弓相向者。灰壯士之心。奪材官之氣。非一朝一

夕之故也。願自今破此令。無論大犯小犯。一以提兵出塞爲上。不得以未奉軍令爲辭。倘事在卒急。雖先發後聞。亦無不可。奚止全師取勝者。可當上功。苟能鼓勇爭先。卽或有所損傷。亦宜置而弗論。若必束之科條。損一人也。傷一馬也。皆可罪也。竊恐淮陰將兵終無是理。而欲責諸今日之邊臣。臣之所未解也。臣爲此言。似乎戾於和議。而不知正可以保全和議。和議不罷。則臣之所願無逾此矣。夫和不罷。邊事必不

振。因循三年。又當閱視。而臣則欲請罷閱視。夫閱

視奉有先帝明旨。本因虜酋效順。恐邊臣弛脩。故

因此警惕人心。振興頽廢。且臣以匪人。業已承此

遣矣。又何爲而請罷之。亦有說焉。臣惟卽往閱視。

而欲請罷閱視也。閱視之始。差大臣矣。未幾而改

科臣。又未幾而改按臣。又未幾而改命臣等九人。

分道而出。一噴一醒。而終不能保其後之不痿痺也。

且閱視者。責在糾察。不在修舉。事已廢誤。雖糾察亦

奚以爲臣所至閱報冊則八事無一事不修舉者及
按而查之則八事無一事不廢誤者將一一而求之
乎將一一而寬之乎間有飾虛之極目不忍覩至於
拊心浩歎而卒亦付之無可奈何也臣是以知閱視
之臣不能爲邊事效也誠得實心任事者分置諸邊
方假以便宜疎其文罔使之積日累月次第修舉一
年責以一年之成功兩年責以兩年之實效不啻如
和議所云者則又安用此贅差以滋好事者之口耶
苟邊臣不得其人雖歲一閱視月一閱視日一閱視
亦何益矣臣是以欲請罷閱視而臣又知其言之
必不售也無已則願議叙功之例願議罰罪之例以
爲聞焉所稱邊臣以身繫封疆之重有鋒鏑死亡之
憂故論功行賞當倍於腹裏迨和議成而桴鼓不鳴
刀斗不擊矣則姑就八事而課之謂能着實修舉著
有勞績斯可比照擒斬議賞而後漸濫觴者何也以
擒斬有可憑而修舉無所據也然修舉之跡難據而

修舉之驗最易明。虜至而不能戰。不能守。其驗昭昭矣。今日冒上賞。明日濫崇階。此何說耶。稍不如意。又以為非鼓舞邊臣之道也。臣惑之。願自今破此例。果有實心任事。不務粉飾者。自當有超異之擢。一歲九遷。無嫌於過。倘止於尋常職業。無所廢墜。而巳。則亦人臣終事之義。何以當異功。責厚報哉。此例不議。則閱視一行。僅足為朝廷市恩。資為邊臣徼陞賞。安所稱警惕人心之道也。功與罪不當並重。邪。一勸。

一懲。勵世磨鈍。正藉乎此。而自和議既成。往往有勸無懲矣。所謂踵襲舊套。搪塞誤事。卽照失機擬罪。其嚴乎。顧二十年來。未見有行之者。何也可以負朝廷。而不可以負同類也。甚至掩敗為勝。文罪為功。下以欺上。外以欺內。駕虛飾偽。恬不為恠。卽欲一一攻其偽而發其幽。人且以為望之深。求之急。而非所以養國家和平之福矣。臣惑之。願自今破此例。在竊鈇召疑。投杼至謗者。雖誤罹法網。正當特為昭雪。以

伸公論脫有徇私獲公欺君誤國情罪得實者

何妨重處一二以昭憲典區區褫官奪職不足爲

懲也此例不議則閱視一行僅可爲邊臣文有過而

不能爲朝廷明有法安所稱警惕人心之道也臣

爲此言似乎過抑邊臣而不知正可以振起邊臣閱

視不罷則臣之所願無逾此矣夫臣請罷和又自

俯而爲啓邊損軍之議請罷閱視又自俯而爲叙

功罰罪之議非臣之上願也臣又知當事者不能罷

和而或可從啓邊損軍之議不能罷閱視而或可從

叙功罰罪之議亦非當事者之上願也時也勢也蓋

兩難也則臣因是而復有說焉前人立法後人守之

此論其常也法之將敝識者補之此無妨通其變也

今之時勢倘有可通其變而不當泥其常者乎臣以

爲八事有當更議者矣又有當增議者矣兵馬錢糧

非八事中最爲喫緊者耶所謂積錢糧豈徒稽查盤

驗之謂也考諸原題謂嘉靖中虜歲入犯兵馬防秋

錢糧有出
籍無入籍
更不止此
矣

如此則閱

變主爲客其費不貲自與虜和而各邊兵馬各守信
地客兵糧餉日有日積月有月積三年一閱試閱其
所積幾何故不曰查錢糧而曰積錢糧積之字義可
深思矣乃今以訛傳訛漫不知原疏之旨原疏不云
乎戶部年例逐年處發不得短少每年防秋畢日節
省過錢糧另項收貯以俟閱臣查閱今之年例扣數
而發業已無望其贏餘而民屯兩運節年拖欠動以
千萬欠一分卽少一分那東揜西借此抵彼日亦不

給又安從而節省之也軍士月糧有三四月未支者
有十數月未支者有一兩年未支者什伍楊腹而愁
千夫頓足而歎其窘迫無聊之狀有目者皆能觀之
而開造文冊猶繫以節省之名甚至傳會其詞以爲
比上次多積若干是何舛謬一至是哉其在今日臣
謂不妨明言錢糧缺乏但當苦心思所以節其流防
其匱且軍餉云者軍之餉也不係養軍不係秣馬而
一槩動支此不可申其禁乎閱視者毋以有存積爲

視不可少
矣公益激
而欲去之
也

功。而以無妄用爲功。則庶乎節省者。非虛名。而有實
際矣。所謂練兵馬。臣亦考諸原題。謂兵馬不練。與無
兵同。今旣與虜和。則國家閑暇。可以不時操練。故
有大操小操。合操分操之說。而又責成各道。躬親監
督。與各將領一體賞罰。今無論各道。卽各將領有能
念及於兵馬者。爲誰有能。念及於操練者。爲誰。三年
閱視。張皇下操。僅僅一列營一布陣。費金錢之賞。而
已。臣不敢責人。先自責已。所至未嘗不操也。其兵少

不成行伍者。未嘗不按冊查點也。籍之而名。姓依然
數之而肖。貌咸在。持鑒挾彈。銜轡就羈。所見孰非兵
耶。孰非馬耶。若曰是兵也。是馬也。驅之當虜。臣不敢
信也。卽臣冊內所具。實在精壯。亦不過一時較閱。似
勝於儔匹云耳。今之兵馬。豈惟不練。正謂無兵。此非
邊臣之故也。和議成之也。其在今日。亦不妨明言。兵
馬單弱。但增馬增兵。必先增餉。無米求炊。空言奚益。
曷不就其見在者。而實操練之。次第革補。革一老弱。

即可增一精壯革一遊食即可增一控弦姑舍是而
求召募召募亦老弱耳亦遊食耳惡在其爲精壯邪
二事爲八事所先臣是以獨詳其說而請更議束
約申告邊臣謂當及今改弦而易轍者也若乃所謂
修險隘豈徒以耀觀美侈載籍已哉垣墻實足以爲
限堡塞實足以自全誠靜制動逸待勞之道也而不
謂其流之弊至於藻績紛飾虛文相勝有難以枚舉
者其最可笑無如壽山福海幾副花眼埤頭幾千萬
箇皆稱險隘具入報冊不知何益於實用卽無益於
實用猶可言也乃有創築一城創設一堡費帑銀竭
民力以獵取功賞者則尤可恨矣蓋惟以脩險隘爲
功夫安得不藉手工築以報功也所謂整器械貴在
多乎貴在用乎誠得其用何取乎多而流弊相沿以
多爲勝遂致有捏報虛數動計萬千而察之實未嘗
有者展轉流傳卽經營官員弗知也卽看守庫役亦
弗知也其報稱軍置民置者虛數尤多率遇有警又

請置造甚且假置造以委用其私人而因之以叙功
行賞則尤可恨矣蓋惟以整器械爲功夫安得不藉
手置造以報功也臣竊以爲修險隘無足言功必被
虜而收堅壁清野之效是之爲功整器械無足言功
必臨敵而收攻堅擊銳之效是之爲功二事先該戶
部條奏行臣覆議臣以另疏奏請謂當亟行更議
者也若乃開屯田蓋實粟塞下之意法非不善也顧
地利不同民風亦別無論各邊卽一鎮而自難以此

例彼矣此或開彼或不可開彼易開此或不易開相
地之宜寬民之力斯公私兩利之道而惟原議以多
開爲功則遂相率而報開彼此爭勝所報雖多熟者
什一荒者什九強派軍餘領地納糧在正軍則有扣
抵而已在餘丁則有兌支而已以至屯軍日窮而屯
地日益荒屯地益荒而屯軍又益窮爲法之敝有難
盡言者請自今毋徒以多開爲功倘有虛報開墾
致累軍餘賠糧者仍論其罪此今日之屯政所當更

議者也。若乃理鹽法。益飛輓助邊之意。法亦豈不善哉。顧邊地遼廓。客商憚遠而不至。土商消乏而無人。則僉報富民爲商。籍名在官。派引徵糧。其貧不能獨支者。又扳報子戶。衆擎共舉。甚至有一引而累及數人者。引雖不滯。如累民何。故利在而民自趨之。其引不滯。真不滯也。法在而民不敢違之。其引不滯。非真不滯也。請自今毋徒以引不滯爲疏通。倘強之通而不惜民之累。正所以爲罪。則今日之鹽法不可不

更議矣。若乃逆黨云者。謂如丘富趙全等。從虜爲逆。

所當用計解散也。苟無其人。何必具數。而乃支離牽合。漫取降人及通丁等。報入冊內。臣初閱報冊。多者百人。少者數指。以爲真從逆者也。試呼而問之。皆在營軍士耳。或因其被擄逃回。或因其偶通夷語。則遂謂之逆黨。况已造入兵馬之數。而又報爲逆黨。一人兩見。順耶逆耶。此一事也。臣謂當更議。必係從虜爲逆。卽如今板升等夷。脫能招而捩之。斯誠哉其爲散。

逆黨也。不然，事屬欺罔。請坐之罪可乎？若乃胡馬云者，始謂以馬爲市，假此羈縻虜酋，而我又資馬以爲用，故以多收爲功。乃今所市之馬，已一無可用者。徒有市馬之名，實以馬價委之溝壑而已。且以其馬分派軍士，扣伊月糧，抵充市本，各軍朝領而夕斃，所得不足以償所失。軍日以貧，虜日以富，虜以垂斃之馬，耗我養軍之需。我以有限之財，易彼無用之馬，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八事中猶然以收胡馬論功，豈

不大謬耶？臣閱視固鎮，雖無市馬，而聞諸各鎮閱視者，備言市馬之害。臣是以謂當更議，管也。馬有用，則以收爲功。今也馬有害，請以不收爲功。即不能不收，然必減於原數者爲功。浮於原數者爲罪。此一事也，似與原議相反，而實今之時勢，不可不亟反者矣。猶未也。先年各邊撫賞雖有定額，所未定者宣府一鎮耳。果能堅守原額而弗逾，何至扣軍糧，扣馬價，以填漏卮耶？惟虜酋之貪得無厭，要求無已，邊將格於

和議恐市不成而有罪則不得不私增於原額之外。一歲所增又爲來歲之額而虜之貪得如故要求如故。不得不又增於所增之外。日增日多而無能神輸鬼運以探諸私囊也。剝軍傭虜職此之故矣。今歲閱視者出奉有明例斟酌定擬卽宣鎮亦已有額。謂當一體遵守。倘不能守今日之所定而復如往日之私增。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耳。故閱視不罷則覈撫賞當爲一事。無論其取諸官取諸軍。但有私

增卽抵以罪。雖增八事而爲九事亦何不可。猶未也。各邊經制先定於嘉靖四十五年至萬曆九年重定。已刻成會計錄似可永安而弗變矣。顧先今時世不同。終難拘之以畫一之法。倘欲執其初定者而必使一無增損。旣扞格而不行。然則任其隨時增損而盡失初額。則又非定經制之意。二者皆不可以爲訓。今歲閱視者出已該戶部題准申明限制。卽未必遂可據爲定規。大約已有定數。三五年間臣固知其無

甚變更也。今而後但遇閱視之中一定經制之額。制額既定。守而勿渝。若旋議旋定。旋增旋損。則又安用經制爲哉。故閱視不罷。則定經制當爲一事。酌議必當持約必堅。倘以虛文相應。有罪無宥。雖增八事而爲十事。亦何不可。再照閱視之例。三年一遣。九邊三人。而今歲醜虜寒盟。適當三年之期。遂有九人之遣。臣棟謏淺無似。幸隨諸臣後。黽勉報命。而於心終未能慊然。是以有此陳請。伏念稽覈貴詳而不貴

數。三年之期似不必泥也。遣貴得人而不貴求備。三

人九人之數似不必定也。誠得其人則當如今歲臨

時。請遣似不必拘以衙門也。誠得其遣則當如今歲便宜從事似不必限以完期也。諸如此類。乞勅該部酌議停妥。務使閱視不爲空行。以維和議。不終誤。國則邊疆幸甚。臣等幸甚。

聞公作此
疏半月乃
成真實經
濟手稿哉
斯人

讀三疏愈
忠憤愈婉
曲夫封還
內降難也
國本難之
難矣朝有
人哉

王家屏

為輔理無狀尸素可羞乞

恩亟賜罷歸以全

8

臣節疏

其一全

萬曆一昧養安。昭室不淺。

臣聞漢臣汲黯有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
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其身。辱朝
廷。何每感斯言。惕然內省。竊自幸遇。皇上明聖。誠
使朝政無闕。帝德罔愆。即將順不為從。諛緘默無
嫌。承意也。乃頃來。九閣重閉。五位深居。宴安之

毒是懷。兢業之衷。潛替。郊廟不饗。而仁孝之念。疎。堂陛不交。而君臣之誼。隔天災物異之警。罔徹。宸聰。民生國計之憂。不關。聖慮。皇上試省。此心。敬耶。怠耶。于治道得耶。失耶。臣備員輔弼。既不能婉導。密規。防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諍。顯諫。扶乾坤將壞之樞。曠職鰥官。久當退避。所以逡巡未去。徒以被恩高厚。毫髮靡酬。庶幾殫竭愚忠。漸次匡正。乃今數月之間。請朝講不報。請元旦受賀不報。請。

針以行矣

報請。大計臨朝。不報。臣犬馬微誠。不能感回。

意已可見於此矣。至于升儲大典。九廟之神靈。

共屬萬方之想望。惟殷卽冊立之期。或可少待。而

豫教之舉。委宜蚤圖。科臣所言。未爲差謬。皇上卽

惡其瀆擾。報罷足矣。甚則罰俸。罰俸足矣。何至降調

外任乎。旨意一出。遠近驚疑。使道路之猜議橫生。

宮闈之讒構交作。其於虧損聖德。動搖國本。非細

故而已也。僭請寬宥。未賜允俞。且復遷怒。申

救諸臣。槩加譴謫。臣誠不忍。明主蒙拂諫之名。清朝有橫施之罰。部科罹無妄之罪。宗社蓄不測之憂也。循省虛庸。終慙匡救。若復依違保祿。渙忍苟容。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以陷主不義。詒辱朝廷者耳。死且有餘。修焉願乞。聖恩。亟賜罷歸。俾全晚節。臣無任感激祈懇之至。

爲愚懇冒 威禍延朝省乞 恩蚤賜罷斥以

全善類以安人心疏 其二全

頃因科臣李獻可等疏請 豫教蒙 旨降罰。臣不

揣輕鄙冒昧封還。意事係宮闈不宜 盛怒以損

天親之愛。言出臺省不宜 峻斥以塞忠諫之門。乃

爲 聖德慮。爲 國體慮。非爲獻可一人也。揭請

寬原。未蒙 俞允。方當退而補牘。再瀝悃誠。而科道

諸臣申救。獻可者。若鍾羽正、張棟、陳尚象、鄒德泳等。

又已得罪兩日之內。嚴旨疊出。或奪其俸。或摘其

官方。一 旨調南京。又一 旨調外佐。方一 旨降

邊方又一旨削籍爲民。以至于孟養浩之廷杖。一百則慘更甚矣。雷霆橫擊。風日淒陰。凡舉朝士紳。遠方官吏。見者無不喪氣。聞者無不摧心。誠不意聖哲之君。有此舉動。平明之世。有此景光。而原其釁端由起。則自臣揭救獻可始。是臣惜諤諤之一士。而反累濟濟之羣英。爭降罰之輕刑。而反搆放逐之重典。善類之罪人。清時之戾氣也。用是自陳愚戇。疏乞罷歸。庶幾感悟。宸衷消融。聖怒雪然。開霽。

赦宥諸臣。使之復還舊官。勉圖報稱。則始雖因臣戚累。罹無妄之災。終乃以過見原。獲自新之路。臣雖退居壘畝。尚可以一去謝諸臣耳。何圖席藁累日。未奉處分。詢之同官。乃知爲臣具揭伏奉。聖旨謂臣希名不遂。託疾故症。臣聞言怔悚。負罪彌深。竊念名非臣之所希。實非臣之敢棄。臣所希者。期皇上爲堯舜之主。而臣爲堯舜之臣。此之爲名。垂千載有餘榮。故足希也。若犯顏色。觸忌諱。抗爭僨事。被譴罷歸。

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尊官家。享厚祿。主德愆違。而莫之救正。刑政壞亂。而罔克匡維。此可謂不希名之臣矣。而國家將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將逢迎爲悅。阿諛取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奸佞。無不可爲。是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唾罵也。不但得罪于李獻可、鍾羽正諸臣而已。豈當一日立于堯舜之朝哉。伏望皇上察臣慙愚本爲禍始。將臣特賜罷免。以示首事之懲。仍召

遠降謫諸臣。以釋株連之罪。庶善類無枉。奉情不搖。

臣感戴生成。環艸難報。臣無任戰悚待命之至。

爲欽奉聖諭。恭陳謝悃。并乞矜憐。愚慙。

開霽天威。俯容退休以全恩造。疏其三全。

臣頃以救科臣致干聖怒。斥罰杖遣。連及多官。數

日以來。驚悸不寧。惶懼欲死。凡兩疏乞罷。未奉允

命。忽于本月三十日。伏蒙皇上欽遣文書官李浚

恭捧御札到臣私寓傳示。聖諭邇年以來喜事

小臣狂肆不道。逞臆激擾。姑以薄罰。卿爲佐治。見此要名不義之徒。自宜調停。厝處緩詞。解諫却乃逕駁。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想卿真欲以此挾君廢政。沽名逸卧。豈人臣之義哉。且卿輔朕燮理贊襄。佐治有年。方今國務多艱。卿超然高卧。其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暫假數日。卽亟入閣辦事。卿宜欽承之。故諭欽此。臣謹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犬馬猶能報主。葵藿尚

傾陽。物類且然。况臣具面額心腹而爲人受。皇上作養生成之大德。十年講幄六年政府。卽天地父母未足比其恩慈。雖粉骨碎身。莫能伸其報塞。豈不知將順聖意。鎮戢羣囂。可以全君臣喜起之休。養中外和平之福。而止以冊立一事。爭議數年矣。在皇上欽定。冊期已有。確然不易之信。在小臣數生激擾。殊無帖然聽命之恭。聖諭謂其喜事逞臆。此誠諸臣之罪。不可掩也。幸蒙

罰臣但當委曲調停從容緩解而封還 御批致激
聖怒 聖諭責臣甚失禮體此臣之罪臣亦不敢辭
也但 皇子于 皇上至親也 冊立與 豫教典
禮之大也言涉 至親不宜有怒事關 典禮不宜
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爲 宗社大計慮以盡言爲效
忠而已豈意其激 皇上之怒哉使諸臣預知 皇
上之怒必不敢激聒 宸聰使臣預知 皇上之怒
必不敢封還 內降而所以敢激聒敢封還者正恃

皇上之聖明無一言之不納 皇上之寬大無一物
之不容也及今數日之內 嚴旨疊出斥逐紛然臣
乃始錯愕銷魂戰兢落魄自恨以爲忠非素蓄志未
上通而謬襲引裾之跡期收 補衮之功以致一言
不投萬事瓦裂譬之債轅之犢不可復乘敗羣之羊
所宜亟斥自不能一日安于其位而豈敢文言求去
挾 君廢政哉伏荷 天言切責謂沽名逸卧大非
人臣之義所宜且溫旨 慰留念贊襄有年當以國

務之艱爲慮。華衮鈇鉞總屬。皇恩雨露雪霜何
非至教。臣誠不勝感激流涕佩服銘心。惟是孤忠獨
立之身。抱下愚不移之疾。俯循深痼。恐非數日之假
可痊。望乞。生全。寔以一朝之褫爲幸。臣無任激昂
瞻戴之至。

楊廉

陳時宜以隆治道疏

刪

臣切思彌天下之變。當究所以致變之由。圖天下之
治。當求所以致治之本。今日災變之作。實由陰陽之
不和。陰陽之不和。實由民生之不足。民生之不足。實
由浮費之太多。故耗竭民財。以致是耳。且浮費之弊
有三。一曰裁抑無制。二曰設置太冗。三曰禁革無素。
臣請備陳其詳。勲戚甲第。通衢連雲。而莊田客店。布

理財足民
者去其害
財者而已
浮費害財
莫大此三
者省此三

者國用足
而民生亦
足然其原
亦君子若心
力心儉而
百用皆就
于儉矣

散畿輔其侵奪民利遺害多端內臣出鎮滿載囊橐而臺榭園林模倣內苑其藏私告訐動經百萬此則裁抑無制之弊也官吏太多而添設醫買虛費廩祿不知幾倍於古工匠厨役醫卜技藝新增舊積又不知幾倍於古此皆設置太冗之弊也國初於異教私度者有禁於遊惰者有懲今則釋老之徒日盛而募作之徒坐京師以冗食者不計億萬此則禁革無素之弊也以生民有限之財供此無涯之費無咎聚

歛緊急民怨起而災變生矣苟欲救今日之災變而弊源不革何異於揚湯而止沸耶臣知雖欲擇守令以牧民天下之大豈無循良賦歛力役之期會惟辦事爲緊曷得以便宜而停免雖欲廣儲蓄以賑濟郡縣之間縱有賦稅京糧邊儲之起運其存留無幾曷以爲糴木而備禦至於重祭禮審軍功清冤獄公舉効雖可彌災而回和况未必如陛下所求者自今言之京師天下之根本也而冒功陞受夫豈盡革刑

院天下之觀法也。而立比附律。致措奚由。觸類伸求。條陳毛舉。如奢靡未盡樽節。孤貧未盡矜蠲。羣臣懷異見而不和。逐臣在摘籍而未復。皆所以致陰陽之繆戾。臣故曰。彌天下之變。當究致變之由。圖天下之治。當求致治之本。其大本在。陛下定聖志而獨斷於上。其輔臣專圖任於下。務求長治。不爲淺謀。總計天下之財賦。一歲所入者幾何。熟計天下之廩祿。一歲所出者幾何。其官吏數。兵數。工匠諸役。該用而不

可缺者幾何。蠹財而無益者幾何。或量加裁減。或全爲禁革。其莊田非欽賜。則給還本民。其贓私係枉法。則追徵入庫。於以省冗員。使官不必備。吏以賢否而爲去留。武弁以功罪而定升降。藝畧俱備者。方許承襲。量加管事。而碌碌不逮者。仍使備操。以待後襲。其他以倖途干進者。一切停罷。則士各自厲。職有增減。庶可省十之二三矣。於以銷冗兵。擇其精銳。汰其老弱。內而京師團營。禁兵。時常教閱。更番出戍。其郡縣

各處僉派少壯之民兵。以備城守。於王畿之內。蓄積兵一二萬。以輔之。則內無不重。外之而邊陲鎮壘。屯聚士馬。精強俱堪實用。其緣邊所在。招集土民之驍勇。以爲屯軍。而又選文武才畧之士。爲將以統之。則外無不實。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亦可省昔之少半矣。僧道不放度。而久將自息。游食有所懲。而驅集南甸。凡無名之賞賚。不急之工作。皆爲浮費。所當裁革。規畫旣詳。立爲經制。頒之天下。勅諸有司。命臺諫以

糾察。擇監司以舉行。

陛下奮乾綱。以昭懲勸。信

命令。以示遵守。循吏奉法。則賞以勸功。繆吏慢令。則罰所不宥。終始惟一。不少更改。且又抑兼併之弊。減科派之繁。以崇教導。以課農桑。歲之所省。不下數十萬。九年之耕。必有三年之積。由是愁嘆不作。災變不生。百姓獲豐阜之樂。天下仰更化之治。借使有水旱之災。盜賊夷狄之釁。蓄積多而備先具矣。况濟之以鹽利。益之以茶馬。積之以常平。又有以資餉餽助軍。

需不必發內帑之銀。加估備糴外自有餘。陛下可
高拱無虞矣。賈誼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
多而有餘。以攻則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招敵附近
何爲而不可致。陛下今日之治歟。

律呂元聲書議全

三分九分
之增減陰
陽自然之
數造化至
微妙之玄
機而元聲

李文利著律呂書。卽其黃鐘三分九分筭之。由十一
月之黃鐘。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
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鐘。增九分。由夾

本也若
焉遷之
減陰增
倒矣定
者貴精
其本

鐘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
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
之林鐘。減六分。由林鐘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
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
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鐘。減九分。由應鐘復回十
一月之黃鐘。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
以九分。惟黃鐘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鐘。其所增減
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

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鐘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大呂林鐘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曆律同道于此乃見書序所謂黃鐘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鐘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齔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可謂透其關鍵而

得其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鐘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筭之黃鐘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大簇至夾鐘減五分奇夾鐘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鐘增二分奇林鐘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鐘增二分奇應鐘至黃鐘所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

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且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處正在於此謂李書之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訛清濁之逆施正由黃鐘一差

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見歙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槩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然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筭矣嘗以今曆

氣朔較之相去特五六時却是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卽今曆法我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審如李書則鐘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之獨見于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聖人在上。必有軒袁命伶倫放勳命羲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闕下者。其所係豈細故哉。

汪道昆

北虜紀畧 刪

汪司馬第一
篇文字
大有來歷
又不剿古

北虜之盛。終于西南。直吐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潘山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盡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雖廣漠而分散。無統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強也。甘肅迤西。一曰忠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哈密回一曰瓦剌。部落止存數百騎。一曰帖木哥。以番僧爲夫。雖有虛號。盡屬中國。虜之枝蔓削矣。弘治末。虜之強

臣亦不刺、酗酒、斬小王子使者、率其部落渡莊浪古浪峽、南走雪山、往往暴侵西番族帳、族帳舊有國初所賜金牌、納馬賜茶號、合當差法、故設西寧兵備守備以鎮撫之、蓋漢典屬國都護職也、亦不刺掠之、而不能救、族帳皆怨、叛內侮、往往又致討伐、以是西番離心、差法馬少入茶不行、而亦不刺遂雄據西海矣、自嘉靖以來、吉囊承、餘烈據河套、有衆四五萬、數自賀蘭山後、

黑松山入西海代之、

亦不刺死、長子幹耳篤思、其二弟析而爲三、嘉靖三十四年、吉囊侵西海、虜幹耳篤思全部以歸、居之、蘭山後、以爲右部、自此寧夏赤木黃峽之口、無寧日矣、其二弟愈南徙、直松潘永寧山外、絕不與虜通、初吉囊之西伐也、娶瓦刺之女、至是死、三子曩台吉、各分兵、俺灘阿卜孩、吉囊弟也、居黃河東、仍虜俗、欲蒸瓦刺氏三子不從、遂大戰、俺灘敗走、渡河、仍居直宣大之地、又數失小王子、貢約亦相侵伐、近年以來、俺

灘阿卜孩得肆志中國益桀驁然西失吉囊手足之助內携小王子君臣之情頻年戰伐而驕侈淫縱部衆亦厭苦稍離心矣其地西距孃孃灘黃河東不過故獨石嶺潮河川所遶之麓所謂萬塔黃崖者衆男女老弱不過四萬凡東南侵必徙其帳于北以避我搗巢又留兵以護家防小王子故直南則入宣大之間極則西至紫荆關東至永寧四海冶隆慶居庸直西則入大同鴈門以犯山西自獨石嶺折而東行千

六七百里方過太行山麓由潮河經行之口以犯古北東至順薊南窺通潞然臚胸滹沱京西諸水及都城遮之亦不能復南也古北路甚險故西緣陵南白羊口以出居庸關後仍道宣府而歸古北口之東曰墻子嶺曰羅紋峪皆縮入古北口之東南西曰石塘嶺曰馬關大水峪匣兒嶺又西曰渤海所黃花鎮皆縮入古北口之西南其山外夾墻則諸華夷人之遁逃者曰陳撻項色稱兒何耨豆兒居之衆僅合六七

百猶中國山賊也。常盜俺灘馬牧山。深險無如之何。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百七里。此山之虜。遮之也。中國置牆。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足爲險。自此以東。置牆。皆如之緣川而行。遇山。悉棄。故廻遠而難守。然皆故大寧地。以居朶顏者也。其入貢而爲患者。哈哈赤。又東曰喜峰口。南直薊州。又東曰冷口。南直遵化。永平虜若犯此。則在潮河之東。又爲白龍江所阻。當犯永平。遵化。鐵冶不能至京師。又東則泰寧。福餘地。

直遼左矣。虜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衆不滿千。遼澤受東北諸夷水入海之路。春夏秋三時多渾泥。常以三冬春初冰結時犯塞。又遼人王忠入構熟夷。得千人。自爲部長。常以父事趙叅將。傾葵數爲盜。晨起必斬二人以祭旗。率以爲常。其惡甚于哈丹兒陳通事等也。虜中大校如此。

